

别样人生

苦过累过,星辰大海在心中

○王珍

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不少,身在苦中不觉苦的人却不多。尤琪就是这样为数不多的吃苦不记苦的女孩。在文泰高速4标建设工地日晒雨淋,加上不规律的作息,她的皮肤变粗糙了,但她从不后悔对这份职业的热爱。

1996年生的尤琪于2018年6月入职。之前的实习,让她已经对路桥建筑工地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所以,对于远离都市、远离现代物质享受的工地工作和生活,她是有备而来。

一直以为脸烂漫笑意的尤琪,就是负责党务和宣传工作的。去过两次文泰4标采风,都有她温柔贴心的陪伴,一路上细心地说着葛溪大桥、洪溪特大桥、南山大桥、大岭尖隧道、雁岭隧道、章后特长隧道、早基山隧道等工点,说它们各自的特点、难点、节点,说一些海拔、坡度、工程进度等数据。这些对于数字障碍的我来说,是

永远傻傻分不清的高难。所以情不自禁地羡慕她:宣传文章写得漂亮,照片拍得棒也就算了,数学还这么好!虽然这女孩够乖巧、够勤勉,但上苍还是有点偏爱她哦。

她嘿嘿一笑,说:“其实我的本职工作是负责劳资的。只是觉得时间和精力还有余额,就在师傅的指导下兼做了党务和宣传。”

莫非这个95后的想法和常人不同?还有人嫌自己的工作任务太轻?所以我想弄明白,劳资是个怎么清闲的工作?

她知道和我解说她的工作有点费劲,所以找了个最初级简单的例子:最开始,要时时跑去工人生活区,趁他们在休息时间签订劳动合同,采集每个人的信息资料,从零开始,一项项填写登记,再一一录入电脑中。高峰时,有1500多人,分散在泰顺大山的各个施工点,且人员流动频繁。

建花名册、补全资料、做

台账,是有点繁琐,需要时间、精力、耐心和细心。而且,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那么合作。光是让他们办一张工资卡都会不断拖延时间。她一次次地跑去催,工人们有时会不耐烦地冲她喊:“小丫头,你烦不烦啊,我们工作都来不及做,哪有工夫理你啊!”

就是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,她还是耐着性子不厌其烦地一点一滴去落实,毕竟这些都是维护工人们合法权益的大事。好在有同事们的帮助,终于迈过了“万事开头难”,现在每个协作队伍都有劳资负责人,民工工资管理工作也在不断完善中。

实践中,她看到了大学里的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。以前她一直以为,若是产生劳资纠纷,走法律程序就行,通过劳动仲裁、诉讼来解决问题;实际上,协商、调解,才是更有效、快捷的解决途径。

光是这个最简单的事,由

我看米已经够烦、够忙、够难的。但尤琪愣是腾出时间来把党务和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比如,她曾经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,呕心沥血做成了《筑梦云尖·情系文泰》。画册涉及到全线4个标段,要在短时间内收齐素材难度实在太大,自己所在的标段,还可以去补拍一些照片,其他标段的资料真的很难找。一度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。但这个聪明的女孩,还是煞费苦心创造条件做出了一本颇为专业的画册。

当画册终于完工时,她哭了。不是因为累,不是因为难,那是一种百感交集。虽然,她觉得做得不尽如人意,但是,“再丑,也是自己亲生的”。当然,这绝非是她自恋,而是来自方方面面的认可。

其实,对于尤琪来说,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——她的师傅,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章长广。这

位不断挑战昨日自己的资深交工人,曾经于2017年9月6日站在泰顺的高高的山峰上,伸手触摸着蓝天白云,豪情满怀地欢呼:“浙之巅,我来了!”章长广在一生路桥生涯的最后篇章,依然是那么激情澎湃。每一个工程,每一次挑战,他一如人生的初见,洋溢的热情,丝毫不输年轻人。

“真的希望可以像我师傅那样,无问年龄,心灵和外表依然无所顾忌地年轻着。”见贤思齐,榜样的力量让尤琪奋起直追,一点一滴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尤琪就是这样,选择多做一些事情,做一些不容易的事情。回头望去,发现和以前的自己比起来,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至少,当爱情来临时,尤琪和男友能够彼此理解,忙着的时候,甚至一个微信都来不及读和复,就能心有灵犀;至少,在经历不少烦恼和苦累之后,工地依然是她心中的星辰大海。

城事心语

要看向未来

○春和

风和日丽的一个上午,我们一行驱车赴牛头山玩。路上,老钱开一会儿左,一会儿右,在车流中逶迤穿梭,时不时与旁边车辆擦肩而过。我的脚都痒痒了,常常做出踩刹车动作。

“老钱,您在开飞机?遇到了强气流?很颠簸哦。”同车的小钱控制不住开声了。

“我在紧急避险。右面那车,像蜗牛爬,司机一定在玩微信;前面这车,压着实线开,后面的车没法跟。现在这些司机缺少职业道德。”老钱边开车边嚷嚷着,实足一个“路怒”。

“感觉坐您的车还是坐小张的车稳。”

“别忘了,我是技师,要相信我的技术。小张技术差,不敢穿插。现在这样子,不见缝插针,中午到不了。”

“老钱,你什么时候考出的技师?”

“上世纪90年代就是技师了。”

“考技师很难吧?”

“当然难。要在山间小道上S形开进去,再S形倒出来。”

“那时候路上车多不多?电瓶车会不会突然冒出来?”

“电瓶车还没生产出来呢。路上车很少,偶而会碰到一辆招手车或摩托车。不过,我们开车很规矩。”

小钱继续说:“您的车技一流,但观念停在上世纪90年代。现在车多路堵是常态,开车玩手机也难免,您要适应新形势,做路怒人对身体不好。”

难记忆

两次坐火车经历

○丁哥

我出生在上海天潼路、七浦路附近的松同里,那里离上海老火车站(上海人习惯叫它老北站)不远,儿时经常枕着汽笛声慢慢进入梦乡。那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对铁路、火车充满了神秘和憧憬,老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坐上火车,到乡下亲戚家做客。

1958年我5岁,那年10月,我终于有机会坐上了火车。父亲去世不久,适逢上海市疏散社会闲散人口,没有固定工作的母亲自然被列疏散范围。为了不到遥远的“外埠”去,母亲带着我和不到2岁的弟弟,到浙江余姚乡下投靠一家远房亲戚。

带着各种零零星星的家当,母子仨从北站乘上火车。送站的邻居们带着怜悯的表情、抹着同情的泪水,劝慰着愁肠百结的母亲,在这样抑郁的气氛里,似懂非懂的我自然也没有了第一次坐火车的兴趣。汽笛声中,火车离开了上海北站,那一刻,我的童年在这里画上了句号。

回程的火车把我们送回五夫乘降所,这里没有站台和工作人员,列车员们又七手八脚帮我们递行李,扶妇携幼,安全送下车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那场景仿佛还在眼前。前些年看到个别列车员不文明待客的情景,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当年那些热情的列车员阿姨们。

我当时做梦也想不到,自己后来竟然会成为一名铁路职工:1970年春节刚过,我报

和指责,到了前方马渚站,三名列车员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、抱小孩,把我们送到站长室,交待车站把我们送上往开的火车。

当时一起参加工作的360多人,三分之二下井挖煤,三分之一留在铁路工作。但在余姚上火车时,新工人们都不知道我们中的一部分将到铁路工作。来接我们的一位老同志,曾在余姚火车站当过站长,怕有人认出他后走漏风声,便领着到铁路工作的116名新工人离开火车站,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候车。

当时萧甬线列车经常超员,那天车上的客流同样爆满,几个车厢都挤得水泄不

通,只有我们的团体车厢还有几个空位子。车过绍兴,几名通勤的铁路职工想坐那些位子,我们连长(那年头新工人都算是军事化编制)不同意,结果发生了争执,带队的老同志只得出来调解。那些铁路职工一看是多年不见的老同事,一拥而上抱在了一起,有的眼里甚至充盈着激动的泪花。

傻乎乎的我们还以为他们要打架呢。这是老师傅们给我这个新工人上的第一课,后来的岁月里,我常常回忆起那一幕,它让我懂得了四海为家的铁路职工对友情的珍视和赤诚。

情景交融

栀子花开

○姚崎峰

已是初寒,我很惊喜地发现,老家镇上的一棵树栀子花还开放着。那是一棵庞大的栀子树,一大半树冠掠出了高高的院墙,我抬头便能看到它的样子。我常常路过那条乡下的小径。印象里,五六月的花期,它已经开过一遍了。

你有多久没见过栀子花的样子了?在乡下,曾经如此多的它们现在似乎也鲜见了,偶尔还能在某个角落里见过一两株,羞怯地存在,不开花的时候,只是一株树。默默开放的时候,只开着纯白的花朵,如果不是那泌人的清香,也许你很难在意它的存在。

世间还有这样的情怀吗?那些曾经争着要在羊角辫上插栀子花的小人儿呢?

栀子花不开的季节,会莫名地想起它的名字,想起它的仪态,人俗却清新。继而会想起陈年往事,那些乡下的旧时光及那些童年里的玩伴们。我们都知道,所有的感慨不再是所谓的情窦初开,而是青春流逝的无奈。

且在那一首歌里回忆年少的时光吧:栀子花开如此可爱/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/光阴好像流水飞快/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……

今年年初,我从镇上的林木场里讨来了一株栀子苗,栽在院子里,裁活了;初夏时节,它竟开了好些朵花,是小小的那种,有着诱人的清香。那段时日,进门出来,它白晃晃地隐现于眼前,像是绽着脸向我微笑,心情格外惬意。

有一年,我在某个小岛的山上看到了它的另一种生存状态。它是野的,你看它在迎风的山头,一丛丛绽放着,小而精,也是雪白的样子,野蜂围着它们采蜜。当地人叫它黄子,我当时还很纳闷,哪里来的黄啊?细问之后知道,到了秋天,它的果实就慢慢转黄了,它是一种地道的药材,味

真情流淌

我与二胡

○吴天骋

在岁月长河中,有许多事是令人难忘的。它们就像沙滩上的贝壳,泛着点点银光,我捡起一个,细细品味、流连忘返——

那时我才7岁,少不经事。初窥二胡世界,听一段行云流水的乐曲,清音绕梁、激昂回旋,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。顿时,我忘却了学业的烦恼,忘却了成长的羁绊。二胡乐曲响起时,我仿佛置身世外桃源,心灵得到了休憩和放松。

二胡的历史可谓悠久,它始于唐朝,当时称“奚琴”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宋朝学者陈旸在《乐书》中记载“奚琴本胡乐也……”从唐代诗人岑参“中军置酒饮归客,胡琴琵琶与羌笛”诗句中,人们已知胡琴在唐代便开始流传。二胡是一种中国传统弦乐器,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(擦弦乐器)之一。

记得,有同学开玩笑说,拉二胡以后注定上街讨饭什么的,我都是笑笑,心中却不自在。夕阳西下,与同学回家,从远处传来二胡声,原来是一位卖艺的老人正在拉《二泉映月》,可真是魏晋之士的风度;老人虽未裸身,身上衣服也只可遮羞,他好像全然不顾我们望去的目光,只是忘我地张弓拉弦。他身前没有放钱的桶或罐,他也不屑别人的施舍,他只是在街头拉一曲离殇。

小学六年级的暑假,我准备去考二胡七级。然而在反复练习中,我的心渐渐变得浮躁,心中不断抱怨着:“为什么?为什么要练习二胡,我的小朋友都在玩,为什么我要被‘关’在家里?为什么我会选择二胡?为什么我要考级?”再加上炎热的天气,我越来越不耐烦。这时我听不见琴声,看不见琴弦。难道这就是人生的两难抉择?

拉《良宵》时,抒情、清新、明快、喜悦的节奏,给我以酣畅淋漓、悠然自得之感,让我对未来、对胜利渐渐充满了希望!眼前,仿佛出现了爆竹声声、烟火朵朵的欢庆场面,人们欢笑雀跃、喜气洋洋过年的景象,让人顿生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。

拉《二泉映月》时,泉水变得忽上忽下,已经不再是寂静、安谧的夜晚,仿佛许多人聚在一起,摩肩接踵,人声鼎沸,泉水变得浑浊不再清澈,月亮从天边消失了,被乌云笼罩。但我视而不见,也无心去

管。拉《空山鸟语》时,原本幽静的山谷,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,仿佛被一位猎人开了一枪,鸟儿受到了惊吓,四处逃遁。但我也充耳不闻,越拉越快,越拉越乱。“嘣”的一下,琴弦断了,手顿时扎了一下。须臾间,寂静无声,像是结束了万马奔腾、战鼓喧天的战争,大地归于宁静。

记得,有同学开玩笑说,拉二胡以后注定上街讨饭什么的,我都是笑笑,心中却不自在。夕阳西下,与同学回家,从远处传来二胡声,原来是一位卖艺的老人正在拉《二泉映月》,可真是魏晋之士的风度;老人虽未裸身,身上衣服也只可遮羞,他好像全然不顾我们望去的目光,只是忘我地张弓拉弦。他身前没有放钱的桶或罐,他也不屑别人的施舍,他只是在街头拉一曲离殇。

小学六年级的暑假,我准备去考二胡七级。然而在反复练习中,我的心渐渐变得浮躁,心中不断抱怨着:“为什么?为什么要练习二胡,我的小朋友都在玩,为什么我要被‘关’在家里?为什么我会选择二胡?为什么我要考级?”再加上炎热的天气,我越来越不耐烦。这时我听不见琴声,看不见琴弦。难道这就是人生的两难抉择?

拉《良宵》时,抒情、清新、明快、喜悦的节奏,给我以酣畅淋漓、悠然自得之感,让我对未来、对胜利渐渐充满了希望!眼前,仿佛出现了爆竹声声、烟火朵朵的欢庆场面,人们欢笑雀跃、喜气洋洋过年的景象,让人顿生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情。

拉《二泉映月》时,泉水变得忽上忽下,已经不再是寂静、安谧的夜晚,仿佛许多人聚在一起,摩肩接踵,人声鼎沸,泉水变得浑浊不再清澈,月亮从天边消失了,被乌云笼罩。但我视而不见,也无心去



山谷里的清晨 郭建生 摄

当代生活

向处董局戚书记

○缪宇光

三个小伙,都是名牌高校毕业,先后考取了公务员。

仨小伙工作认真,私下里关系也很好,彼此轻松地用“官职”打招呼,分别叫向处、董局、戚书记。

小向算是有点“官职”的,是局里的副科长;小董和小戚则是普通科员。不知道哪天开始,我在走廊里偶然听到他们彼此称呼向处、董局和戚书记!

在我印象里,称呼官职其实蛮吃力的,你看现在的官可不好好当的。这三个小伙子平时的工作,其实也是非常

艰苦,终日默默无闻努力工作,时常还要加个班。他们在走廊里走路总像一阵风,步履匆匆。

也许,工作累了,他们想

调节身心疲劳,便彼此用官职来称呼调侃吧!

实际上,仨小伙对仕途并没有多大的野心。我曾问过他们,回答则是:好好努力,以后争取有进步,眼下好好工作就是了。

那为什么还要用官职来称呼彼此呢?

小戚喜欢说相声,小董喜

欢唱歌,小向喜欢演小品,反正都是逗人乐的活儿。局里每年的新年联欢会,他们年年表演一些节目,把我笑得肚子疼。

我们局里的工作蛮辛苦的,仨小伙忙的时候,整天都

坐在办公桌前埋头苦干。

向处还闹出了腰椎间盘突出,住院两个月。

我真希望,这仨有为青年,真的在哪一天,成为了处长、局长和书记!到时,我会真心真意叫他们向处、董局、戚书记。

难忘记忆

两次坐火车经历

○丁哥

我出生在上海天潼路、七浦路附近的松同里,那里离上海老火车站(上海人习惯叫它老北站)不远,儿时经常枕着汽笛声慢慢进入梦乡。那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对铁路、火车充满了神秘和憧憬,老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坐上火车,到乡下亲戚家做客。

1958年我5岁,那年10月,我终于有机会坐上了火车。父亲去世不久,适逢上海市疏散社会闲散人口,没有固定工作的母亲自然被列疏散范围。为了不到遥远的“外埠”去,母亲带着我和不到2岁的弟弟,到浙江余姚乡下投靠一家远房亲戚。

一个很少出远门的家庭妇女,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,在火车上的窘境可想而知。我们本该在萧甬线(杭州至宁波)一个叫作“五夫”的乘降所下车,精神恍惚的母亲却坐过了站头。列车员们倒是非常负责,她们没有任何